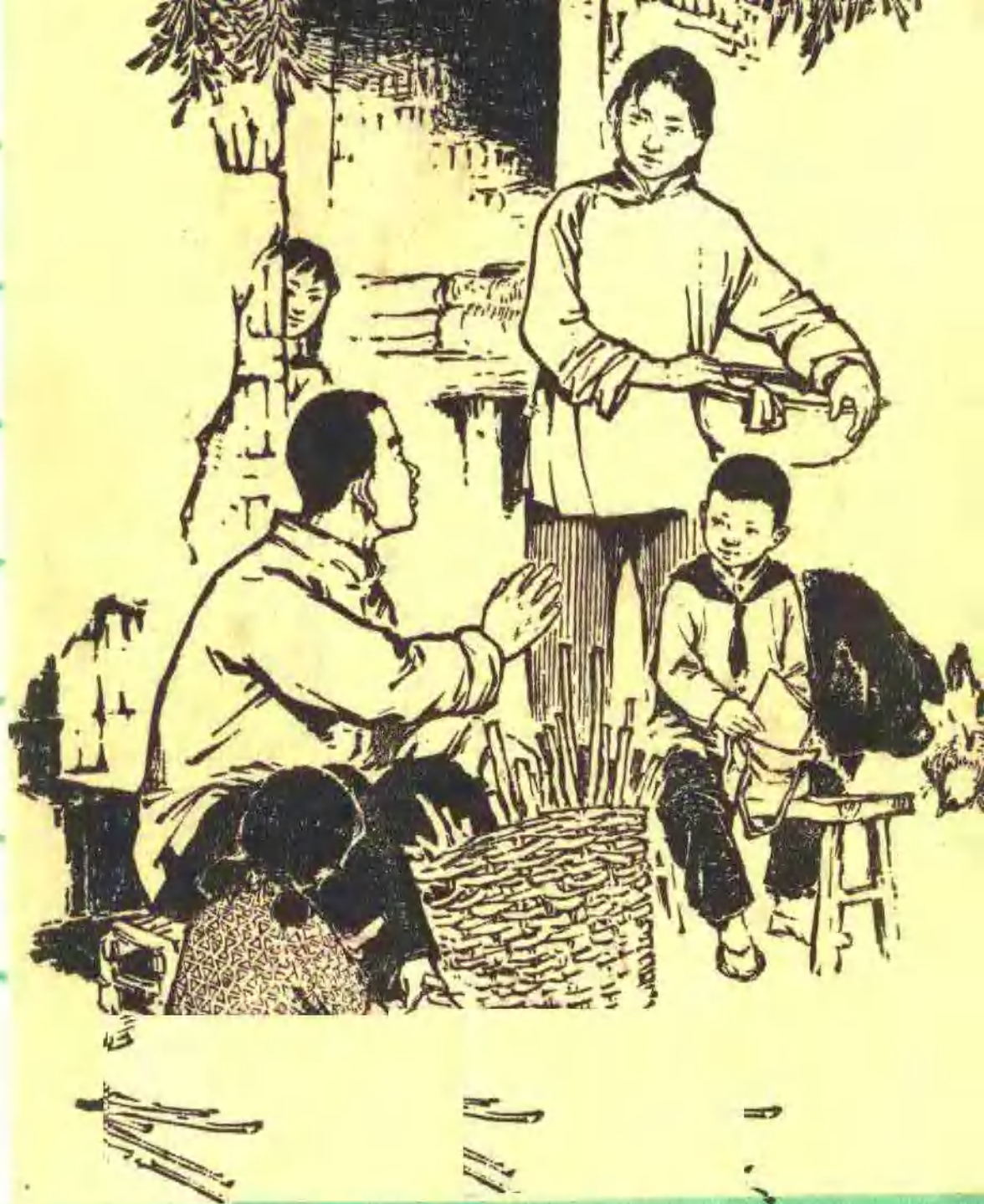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人新事丛刊



房子的故事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新人新事丛刊

房子的故事

本社編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房子的故事

本社編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）
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64}$ · 印张 $\frac{3}{4}$ · 字数 10,000

1964年10月第1版 ·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65,000

统一书号：T3168·17

定价：（四）八分

內 容 說 明

这本书介紹的是两个农村基层干部在处理生活問題上，先群众后自己的动人故事。公社党委书记蕭勃然和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来源，自己的房子虽然已很破旧，却全不放在心上，而时时关心着社員們有沒有房子住，操心着为社員們修旧房，盖新屋。

插图者：毓 继 明

目 录

房子的故事 古雄进 (1)

我靠后 ... 中共长子县委中心通讯组

山西日报记者 李海燕 (24)

做这样的“傻”人 薛 江 (38)

房子的故事

古維進

(一)

故事发生在湖北省恩施县石灰窑公社。

这个公社接近高岭的頂峰，拔海一千八百米，常年在云雾繚繞中。深秋时节，大雪滿山飞飄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烤火、穿棉衣。这里种植着許多适应高寒气候的綠葱葱的药材林，在这些林子的深处，露出一栋栋的灰白色的新房舍，当太

阳初升，新房舍的石墙、屋瓦反射出千星万点的亮闪闪的光辉。

公社党委书记萧勃然，是一个雇工出身的庄稼汉。他个子中等，浓眉黑眼，腰宽身圆，体格非常结实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劳动好手。一九六四年的时候，他三十八岁。从一九五一年起，他当过减租减息的贫农组长、土地改革时期的积极分子，一九五三年参加共产党后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员、副乡长、乡的党支部书记，现在是中共红土区区委委员、公社党委书记。十多年来，他当选过十多次模范工作者。……在人们的想象中，这样一个干部，他的居住条件，想必比旁人优越；至少，是住在那些一栋栋的灰白色的新房舍里。

事实并不是这样！

公社化以来，随着生产的发展，社员的居住条件大大改进了：在一千零七十户的社员里，有三分之一的社员盖了新瓦房，其余的社员也把原来的房子作了修缮，只有二十多户家大口阔的贫雇农社员，还住着旧的茅草房。而萧勃然的房子，就在这些茅草房中间。他的草房共有两间，一间住着全家七口，兼作厨房；一间喂猪养鸡。由于年深日久，房子已经很破旧了。

一个区委委员、公社党委书记，为什么住这样的房子呢？这要从土改时说起。

本来，土改分配斗争果实时，农会准备将地主向子朴的四间瓦房分给

他，可是他不要：

“我現在住的两間草房就挺好（是逃亡地主的），就算是分給我的斗争果实吧。”

农会的人劝他說：“你穷了一輩子，如今又是土改的带头人（土改工作队员），应该住上瓦房了。”

他沒有同意。他想到：反霸斗争时期，有的干部把最好的斗争果实分给自己，群众是不满意的；现在自己当了土改工作队员，又是共产党员，却分四間瓦房，这成什么話！

妻子张次林知道他不想要瓦房，嘟囔道：

“你真傻！大路不走走小路，瓦房不住住草房，未必草房比瓦房舒服吧？”



蕭勃然回答說：“誰不曉得瓦房好！可是你想想，石灰窑有几間瓦房，別人住草房，当干部的住瓦房，舒服嗎？再說，現在住上草房，总比过去住地主的牛栏、睡包谷叶舒服多了。”

他們两夫妻过去一样是給地主当雇工，蕭勃然这一說，她沒有意見了。于是，他們把原来住的两間破旧的茅草房当作分配的斗争果实，而把四間瓦房让給貧农騰朴生。

(二)

群众听說蕭勃然分得两間茅草房，議論开了：

“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房子？”

“他是我們的带头人，不能住草房

呀！”

大家的話越來越多，从房子問題談到他領導土改運動的事情了：

土改開始，蕭勃然是土改工作隊員。他帶頭訴苦串連，發動了廣大貧雇農和地主作鬥爭。地主對他恨之入骨，私下商量道：“蛇無頭不行。要想不分田，首先得把這‘帶頭人’除掉！”於是，地主施展“美人計”腐蝕他。

第二天，蕭勃然在會上揭露地主的“美人計”的陰謀，群眾非常氣憤，更加提高警惕和地主作鬥爭。……

談到這裡，大家都稱贊蕭勃然立場堅定，真不愧是土改的“帶頭人”！可是，如今“帶頭人”只分得兩間破舊的茅草房，象什麼話呢！

貧农蕭春香說：“我来給他想办法！分配斗爭果实时，我分了一个吊脚楼，是多余的，不如給了他，拆下材料，盖間半新的瓦房。”

大家贊同說：“要得，要得！”

蕭春香兴冲冲地找到蕭勃然談这件事。蕭勃然想了想，同意了，忽然，想起蕭春香是貧农寡妇，生活困难，于是，笑笑說：

“給你四十元作房价。”

蕭春香最初不同意收錢。經旁人劝說，她只好把錢收下。

一天，蕭勃然去拆房子，只見这吊脚楼下面是貧农张协伍的半栏，一拆，半栏不能使用了。他呆呆地望着吊脚楼不出声。张协伍看出他的心思，說道：

“你拆吧！修房要紧，牛栏我想办法。”

“不！修房是小事，你沒得牛栏，不能积肥，可影响生产呀！”

后来，有一个单身汉沒有房子住，蕭勃然看他是个困难戶，便把房子卖给了他，而且只收了他二十块钱。

房子沒有修成，蕭勃然赔了二十元。一些会打算盘的人都說他傻。

(三)

石灰窑乡实现公社化以后，蕭勃然还是住着茅草房。一些干部、群众都感到不合适。这不仅因为他从乡的党支部书记提升为中共紅土区区委委员、公社党委书记，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方面作出很大成绩。解放前，石灰

窑乡是非常贫困的。到了互助合作时期，群众的生活虽然得到很大的改善，还没有从根本上摘掉“穷帽子”。一九五五年，全乡还需要政府供应粮食七十五万斤，发放贷款和救济款九千多元。人们都说石灰窑乡是嘴巴伸在粮店里（吃供应粮），手伸在银行里（要贷款）。萧勃然每当听到这些话，脸孔一阵热辣辣。“什么都依靠政府吗？”“不行！”他经常这样自问自答。当一九五八年公社化的高潮到来，他领导群众发展多种经济，改变山区面貌。为了解决发展药材生产的种子问题，他带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作种子费，带动全体党员节约开支，筹集种子资金；为了提高土豆（山区的主粮之一）产量，他到外县找土豆良种，亲自种试验田；

他还改进种植玉米的耕作技术，大抓肥料，改良土壤，发展畜牧，植树造林。从此，山区的面貌渐渐改变：药材生产从几十亩发展到四五百亩，粮食产量比公社化以前增长五六成，牲畜成群，林木满山。群众都了解，这一切和萧勃然的领导分不开。如今大家看见萧勃然还是住着破旧的茅草房，当然感到不合适了。

“萧书记呀！盖个新房吧，要木材，要人工，我们全力支援！”

萧勃然每到一生产队工作，社员总是这样热情地说。而且，有的生产队还给他准备了盖房的木料。

了解他房子情况的人说：“屋顶的茅草烂成了泥巴似的，下雨就漏，还能住？”

蕭勃然回答說：“不要紧，漏时用坛罐接上就得了。”

社員們說：“这又何苦呢！一个党委书记，……”

“对啦，曉得我是書記就好。”他截住話說，“当干部的要吃苦在前，享福在后啊！”

社員們說：“吃苦要得，可不能这样吃苦呀！”

蕭勃然說：“要曉得，社里还有二十多戶貧雇农和我一样地住草房哩！”

社員們不同意，說：“社里一千多戶，二十多戶貧雇农有多少，何必跟他們比。再說，他們家大口闊，收入不多，住草房是不得已的，可是你……”

蕭勃然說：“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……我不能說离貧雇农的生活水